

文学推广有许多方法，可以从教育制度着手，也可以期待文学市场出现一本现象级的书或一位闪耀的文学明星引领风潮。

这次我们做了一个调查，看看年轻读者有没有自己心仪的文学偶像，听听他们分析文学需不需要偶像。

一共有114人接受了问卷调查，他们的年龄层分别为13-15岁（51人）、16-18岁（31人）、19-21岁（11人）、22-30岁（21人），当中有一部分是联合学生通讯员，以及新加坡国立大学与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因此得出的结论必然有其偏向。

问卷以华文问答，除了选择题还有开放题。

记者也进一步访问了四位答卷者，并在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教育研究处研究员孙宝琦博士的帮助下分析这次小规模调查的结果。

现当代作家缺席偶像名单

接受问卷调查的年轻人中，49人有文学偶像，65人没有。

当我们分析不同年龄层的情况会看到另一面貌：13-15岁受访者大部分没有文学偶像（14比37）、16-18岁受访者有文学偶像的比例增高（13比18），而当我们把19岁至30岁作为一个相对年长的群体来看，他们拥有文学偶像的比例则远超没有的（22比10）。孙宝琦相信这可能是年轻读者随着年龄增长，培养出各自阅读品味的结果。

他们提出的文学偶像几乎没有重复，出现次数最高的是本地作家尤今（四次），其次是日本作家东野圭吾（三次）。

如果我们以类型来划分，那么中国当代网络作家出现的次数最高，被提及的名字有：墨香铜臭、墨宝非宝、金十四钤、我会修空调、唐家三少、Priest、淮上、稚楚与木苏里。此外，东西方古典与现代经典文学作家也榜上有名：莎士比亚、简·奥斯汀、高尔基、毛姆、欧·亨利、马雅可夫斯基、苏轼、白居易、杜甫、李白、辛弃疾、李商隐、鲁迅、沈从文、郁达夫、张爱玲、金庸。被提及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则只有马奎斯与川端康成两人。

读者兴趣广泛多元是令人鼓舞的，不过孙宝琦认为提及的作家不是流行就是经典，此外尤今是本地华文课文常客，在欣慰的同时，她也发现如繁星灿烂的现当代作家缺席了，这正是本地推广文学阅读者必须下功夫的地方。

年纪越小，越需要引领，孙宝琦建议各文化机构多多提供阅读书单，帮助年轻人认识其他作家。

读者兴趣广泛多元是令人鼓舞的，不过孙宝琦认为提及的作家不是流行就是经典，此外尤今是本地华文课文常客，在欣慰的同时，她也发现如繁星灿烂的现当代作家缺席了，这正是本地推广文学阅读者必须下功夫的地方。

年纪越小，越需要引领，孙宝琦建议各文化机构多多提供阅读书单，帮助年轻人认识其他作家。

偶像应有启蒙和引领作用

这次问卷除了让参与者选择文学偶像的条件，也开放他们定义什么才算是文学偶像。

绝大部分参与者在文学偶像的条件中选择了“作品内容”选项（87票），另有14票给了“品行”，13票给了“性格”。至于“外型”与“活跃于社交媒体”这两个选项则无人问津。这说明年轻读者依然重视文字内容。

近年本地文学推广工作经常提到两个行销策略：包装与社交媒体。若按照这次的小规模调查来检验，那似乎就不是上策了。

孙宝琦也发现，年轻读者甚至会把作品内容与人格分开，其中一个参与问卷的16-18岁年轻

文学需要偶像

意识。记者也进一步访问了四名答卷者，并清国立教育学院孙宝琦博士分析这次调查的结果。作家缺席。答卷者的文学阅读倾向分众、多元，年龄越大的参与者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越具批判发现各年龄层参与者都倾向于文学需要偶像，但他们提及的作家中现当代就文学是否需要偶像的议题，《联合早报》对百多名年轻读者做了调查。



本地年轻读者从教科书中认识本地作家尤今。（档案照）

读者在谈到自己的文学偶像时写道：“余秋雨（不计人品）。”

受访者对文学偶像的定义主要跟文学启蒙、品格和精神引领有关：

·为我开启文学大门，在我心里种下文学种子的人。

·特别想模仿却永远模仿不成的人。能用文字征服我的作家！

·作品有广大读者群的关注 / 争议，作者本人有一定的个人魅力。

·他 / 她具有高尚的品德、潇洒的性格，也有独特的风格。

·他 / 她所依循的原则或思维方法，对众人有所启迪。

·勤于写作，在文学领域做出突破，并对人们的生活产生积极影响的作家。

·文学偶像是使人们想学好并且了解文学的人物。

·在写作或生活中被他（她）的作品影响最深的（正面或负面）。

阅读后有写作的冲动

不难发现参与问卷调查的年轻读者有很多也热爱写作，文学

偶像的作品顺理成章成为模仿与学习的对象。

王浩悦（17岁，淡马锡初级学院高二）因在网上读到毛姆小说《面纱》序言引用的雪莱名句〈别揭开那些活着的人们

称之为生活的华丽面纱〉而上网买下华文译本，读后深感触动。她说：“毛姆的文笔在无形之中触到我内心的最深处。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明明那么平静，但是我内心却感受到无限的悲伤。他很擅长写揭露人性的故事，并且对人性观察入微，有非常准确的解析，直白又辛辣！写作方法是我喜欢的类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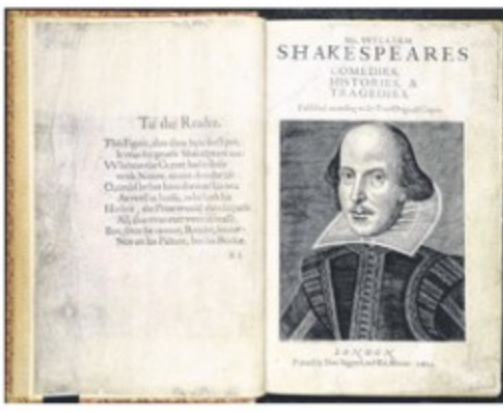
王浩悦还说，学习毛姆的环



李太里 / 插画、制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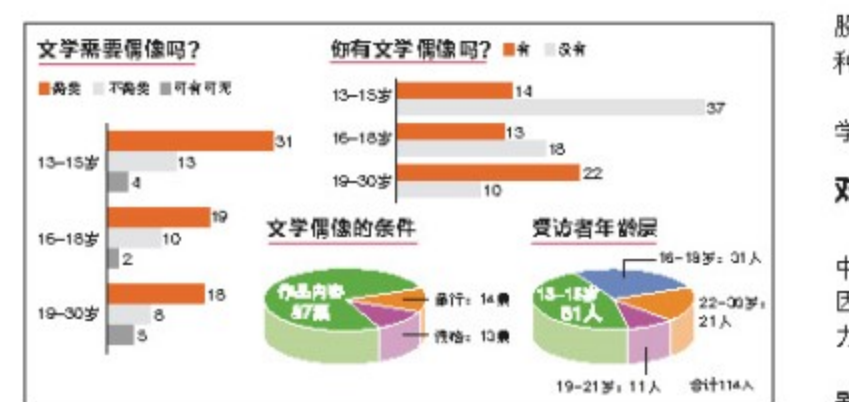
华文白话小说的奠基者鲁迅。（档案照）



莎翁的诗歌、剧本历久弥新。（档案照）



2020年5月24日《早报周刊》封面《张菱玲的南洋情思结》。（档案照）



境描述对作文有益，每当看到喜爱的句子都会抄下来。

阅读的热情似乎与自身写作的渴望有关，那么如果有了写作的想法，是不是就不那么热衷于阅读了呢？王浩悦回答说：“如果不写作，我还是会阅读。但我觉得喜欢阅读的人通常会比较喜欢写作。因为读完书之后内心有很多感想，想第一时间写下来，比如读后感之类的。”

也就是说那种“写作的冲动”，并未仅限于文学创作，还包括情绪的抒发和思考的整理。

文学需要活生生的偶像

那么文学需不需要偶像？这次小规模调查，各年龄层参与问卷者都倾向于文学需要偶像（68比31），另有11人认为偶像可有可无。

孙宝琦发现，年龄越大的问卷参与者，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更具批判意识，他们的答案其实不是单纯的yes or no。

认为文学需要偶像者，普遍希望文学偶像提供阅读与写作的指引。这里列举一些观点：

·文学需要偶像，但是偶像的意思应该是原本的“崇拜的对象”，而非现代娱乐文化中的“明星”之类。文学偶像必须以作品为基础。树立文学偶像有助于年轻人找到喜欢的作品，鼓励阅读；但是过度的盲目跟风崇拜和神化作家只会放大作家一切可能的不完美，从而导致以偏概全的否定，作品和作家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分开看待。

·文学不需要神坛上的偶

像，但需要活生生的偶像。

·我认为文学需要偶像，这些偶像为普通人带来文学平易近人的一面、俏皮可爱的一面，可以改变人们对一些看似遥远庄严的文体的偏见。

·鲁迅说：“把垃圾叫作垃圾，永远是重要的。如果不这样做，就是在认同它的存在。”反之，亦然。

反对文学偶像的观点如下：

·我认为可以有喜欢的文学作品及作者，但把一切偶像化、粉丝化等举动，盲目追星是不可取的行为。

·我们可以很喜欢一个作品但我们不必把那个作品的作者视成偶像，这样一来喜欢不会变成一种负担，来捆绑我们喜欢一个作者。

·一部能够以名称博得读者眼球、以情节得到读者共鸣、以角色使得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文学作品就是一部好的文学作品，我们也不必太过于追求其作者是谁。

·文学偶像容易使读者对某种流行的风格或者思想过度追捧，这反而会阻止文学的进步。此外，树立文学作者偶像，就可能削弱作品的质量和思想内涵，而过度强调个人魅力、品行等等。

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三年级生郭毅杰（23岁）就说：“以前会崇拜‘偶像’，但不一定直接跟‘文学’相关，因而会收集一系列‘偶像’的作品，但其实不全然值得收集。现在觉得，盲目崇拜偶像，包括文学偶像，是一

股‘可怕’的势力，极易变成一种消费行为。”

他相信偶像是一时的，但文学永恒。

对作者的观感无关风格

李画扬（17岁，尚义中学中四）认为可能自己还太年轻，因此需要文学偶像，需要一个努力的方向。

那么当偶像风格改变，是否影响自己的阅读品味或是直接放弃这位作家呢？



李画扬视中国作家余华为自己的文学偶像。（受访者提供）

她受访时说：“余华先锋时期的作品里，最难忘的应该是《现实一种》，我几乎是看一段就要缓一下。那个时候他的文字是很锋利的，像手术刀一样。整本书看下来我甚至会觉得胸闷，在文字里是可以感受到这个作家的力道和锐气的，我在余华早期的作品里能够感受到他一些愤怒的情绪。《活着》是一个转折点，很多对文学性有很高要求的读者，觉得余华堕落了，失去了他的‘先锋性’。我觉得《活着》相比之前的作品确是有转变，但是并不是不好的转变。先锋时期的余华很自我地在作品里加入了许多主观的情绪，但在《活着》里面，却在写荒诞的生活的同时，也写了不少温情、温暖的时刻，以及一些讽刺意味的黑色幽默，这在他早期的作品里是很少见的。但他的作品里最吸引我的是主人公身上相似的宿命感，矛盾又理所当然。余华真正的转型之作应该是《在细雨中呐喊》，有先锋性带有的冰冷，也有他想转型到的现实主义的人文

温暖。”

不过李画扬个人更喜欢先锋时期的余华，更精简，对生死也有深刻的思考。

李画扬说：“只要交出的作品还能够吸引我，写作风格上的转变对我来说并不影响我对一个作者的观感。反之，往后我可能就会对这个作家无感了。”

议题主导阅读

再过不久，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就要揭晓了，这次答卷者只提到了两位诺奖得主：川端康成与马奎斯。

曾经，诺贝尔文学奖是阅读指标的，出版社争相翻译得主的作品。

对郭毅杰而言，诺奖并非文学偶像制造器，而是提供“文学缪斯”，让读者再认识一位文学家。



郭毅杰认为当下读者阅读品味分化不是坏事，这意味着阅读品味更广泛。（徐颖基摄）

他说：“诺贝尔文学奖让世界看到世界的另一面，它鲜少肯定‘文学偶像’，更多为了发掘‘文学巨匠’。”

近年诺奖常与当今社会议题挂钩，去年的得主是出

生东非的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他的作品书写非洲被殖民历史、非洲人离散的经验，以及近年最受重视的难民议题。

议题主导阅读，其实并不罕见。爱上一位作家除了文笔、风格、性格，也有不少人针对特定议题感兴趣。署名CW的亦舒书迷就写道：“亦舒的思想很前卫，表达的方式很细腻，而且她的作品主要探讨女性的价值观，这一点是特别能让我共鸣。”

潘靖颖（26岁，媒体工作者）则倾心于意大利作家埃琳娜·费兰特看待女性议题的独特视角：“她对女性命运有独到的眼光，敢于书写女性性欲及内心深处一些或许不怎么漂亮的情绪，让女性形象不只是刻板印象，如《烦人的爱》对母亲身体的讨论，《被遗弃的日子》对遭丈夫出轨的妻子跌入绝望和自救过程的内心挣扎等等。语言易懂但又深刻（不知道是否是翻译的功劳），她的文字总给我很多惊喜。”



潘靖颖阅读文学作品反思社会现实。（受访者提供）

潘靖颖是在朋友推荐的影视改编作品接触到埃琳娜的小说。尽管自认阅读比较杂，但她发现自己更倾向阅读女性作家的作品：“作为女性觉得有需要了解，但其中更重要的是希望在阅读过程中能够避免踩到雷区 / 掉入认知陷阱。很多人认为，女性主义就是男女对立，或是女性反抗女性的压迫，但我觉得并不是这样绝对的二元对立，也很容易被混淆。设想一下如果一开始我们是母权社会，后来会不会发展出男性主义浪潮呢？……所以是为了让自己更清楚才去阅读这个课题。”

潘靖颖是在朋友推荐的影视改编作品接触到埃琳娜的小说。尽管自认阅读比较杂，但她发现自己更倾向阅读女性作家的作品：“作为女性觉得有需要了解，但其中更重要的是希望在阅读过程中能够避免踩到雷区 / 掉入认知陷阱。很多人认为，女性主义就是男女对立，或是女性反抗女性的压迫，但我觉得并不是这样绝对的二元对立，也很容易被混淆。设想一下如果一开始我们是母权社会，后来会不会发展出男性主义浪潮呢？……所以是为了让自己更清楚才去阅读这个课题。”

折射出分众、多元现象

这次小规模调查希望从一个侧面观察年轻读者的倾向。

答卷者的文学阅读倾向折射出当代读者分众、多元的现象。每个人都可以定义自己的文学偶像，而非由上而下，跟风追随某种社会动员去崇拜某个文学偶像。

当我把结果发给研究本地双语教育的孙宝琦，她最欣慰的是，本地学生还能如此流利地以中文答题。我相信这是因为答题者多为文学读者，他们必须掌握一定的语文能力。反过来思考，要提高语文能力，是不是更应该让年轻读者阅读更多文学作品，而非将语文课同文学课分开——当然这又是另一个课题了。